

寫窩語教暨學法

生 著 平

行發店書華義

教學中

783

寫話教學法

平生著

華書店發行

法學教話寫

著者平

出版者

生

上海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

印刷者 文明印刷所

上海西摩路三三七弄90號

0139

1949年9月 1—1,0000(遍)

AG34/03

再版序言

這本小書，在今年一月寫好付印，不料因受戰事影響，拖到七月才出版。現在稍加修改，印行第二版。趁這機會加說幾句話。

本書是給工農大眾文化工作者或工農大眾以及小學教師或學生們看的。本書所提出的『寫話』，是在解放區廣大農村裏試行的，對象是工農大眾和工農幹部。本書又是在調查某些農村的羣衆教育，為對他們的文化學習有所幫助而寫的，所以也着眼在成人。筆者以為對於城市裏年長失學的工人和市民大眾的學習文化，也同樣有幫助的。

本書對於小學裏的兒童，只是附帶說到而已。但是『寫話教學』對於小學裏的兒童，也是很重要的。本書所提到的關於寫話教學的原則和具體辦法，對於小學裏的國語教學，也都適用或至少可供重要的參考。特別是糾正小學國語

教學在讀和寫方面存在着的語文不一致的偏向以及『出題目，做作文』的一些流弊。希望國語教師同仁們留意並研究這些問題。

小學國語教學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教學效率太低。我們平常總以某些地區和某些地區比，或某校和某校比，還不覺什麼。但是據一些深知外國兒童教育的人所說，如果我國小學國語教學的效率，和先進各國比，那就差得太遠了（這裏可惜沒有確實的數字比較）。而相差太遠的最大原因，是方塊字難學和語文不一致。方塊字，我們現在還不能一下就廢止了。因此真正澈底的語文一致也無法做到。但是就在方塊字的範圍，用人爲的主觀努力，勉強做到語文一致，提高國語教學效率，這是相當可以做到的。『寫話教學』正是爲此而提倡的。不過要採用寫話教學，又要先對說話和文章的關係有正確的見解。這一點却正是不容易做到的。因爲過去統治階級，對於學校教育抓得很緊。很武斷的要以北平的方言當『國語』，要人捨棄本地現成的土話，去學其實是別處的（北平的）土話的『國語』。又因爲普通的文章，多是語文不一致的。所以一般的國語教師總看不大起土話。強調話同文的不同的一面。這個問題不解

決，是不會採用寫話教學，而只會輕視寫話教學的。對於這樣想的同仁，我希望慢慢把問題搞明白，同時還希望從教學效率來看。如果寫話教學，確能提高教學效率，而舊的教學效率是很低的，那末，單憑這一點也可以把思想打通了。所以最切實的辦法，還是希望有人在小學裏試用寫話教學，看它的效果如何。

最後，還想說一說。寫這本小書的時候，原只打算給某一教育雜誌寫成一篇篇文章的，不料怎樣壓縮也不成，結果寫成一冊小書，但是當作一冊書看，又有好些應該講的道理沒有講。只好等以後有機會再來增補了。又在寫這冊小書的時候，很懷念着幾位以前一起提倡和試驗寫話的同志，他們很早就催我把寫話的經驗總結出來，但是拖到今年一月才寫成這樣一本小書，心想一印出就寄給他們，不料書未出，其中一位錢毅同志，就犧牲在反動派的魔手裏。他是那麼年青，就以獻身的精神從事大眾文藝和大眾文化工作，並且做出了很多成績。謹以這本小書獻給他來紀念。

一九四七年十月

基本定价 2.10

目 次

再版序言	一
第一 什麼叫寫話	一
第二 寫話教學的基本精神	三
一 寫話要拿話做主來學	三
二 寫話要寫土話	四
三 寫話要用一般人自己的話	六
第三 寫話教學的效率	七
一 學三樣與學一樣	七
二 不會用與會用	八
三 死記與順口溜	一〇
第四 寫話學的字是頂有用的字	一

五 寫話教學容易打好閱讀和寫作的基礎 一三

第四 寫話教學的步驟 一五

一 學寫話什麼時候開始呢 一五

二 學寫話的三個步驟 一六

三 寫話教學法 三九

四 寫話的提高 四五

五 寫作的園地 四九

第五 寫話與大衆化及工農幹部學習問題 五三

一 大衆化問題 五三

二 寫話和在職工農幹部學習問題 五七

第一 什麼叫寫話

『寫話』這個名詞，很多人沒有見過。乍看也許以爲不知講的什麼，其實，『寫話』的意思很簡單。『寫』是寫字的寫，『話』是說話的話。我們說的話，都可用字寫出來。有什麼話，寫什麼話；話怎樣說，就怎樣寫：這就是『寫話』。我在這裏提倡『寫話』的意思，是因爲它是初學識字和初學作文的好法子。

我們用老法子學識字，都是認一個個的字，學得很慢。有的幾年只學了幾百字，有的學了幾百字以至千把字，但是穿不成串，不管用。如果改用『寫話』的法子學字，不但學得快，而且學起來有興趣，學了有用（道理後面再講）。

再說『作文』。過去小學國語課，分讀書、寫字、說話、作文四項。前三項都很明白：讀書是拿起書來讀，寫字是用筆寫字，說話是張口說話。這都容

易懂。只有『作文』不容易懂。你說『作』是做，『文』是文章吧，但是『文章』是什麼東西呢？又是怎樣『做』法呢？這叫小學、民校等初學『作文』的人怎麼知道？不知道硬要他們做，這就難了。但是改用『寫話』，就不但容易懂，而且也不難學。因為話是現成的，人人會說的。你要寫話，只要把話用字寫出就是了。有不會寫的字，學寫那個字就是了，這有什麼難呢？

還有『寫話』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到了要多注意『寫』的技巧的時候，可以把『寫話』改為『寫作』，但是『寫作』仍要貫澈着寫話的精神才是。

第二 寫話教學的基本精神

一 寫話要拿話做主來學

學寫話最要緊的道理，就是真正要學一句句的話，不要光學一個個的字。

要拿話做主來學，不要拿字做主來學。要一開頭就認也認一句句的話，寫也寫一句句的話。

理由是：我們日常生活裏面，也原來只有說話的，沒有說字的。話同字的關係，最容易弄錯。照我們說話的心理來說，我們說話的時候，是腦子裏先有一句話的意思，然後一下子說出來。譬如當一個人覺得口渴的時候，他腦子裏就有要喝茶的意思，他就一下說出『我要喝茶』這句話來。這時候，他決不是腦子裏先有一個『我』字的意思，說出一個『我』字來，然後再有一個『要』字的意思，又說出一個『要』字來，這樣一個字一個字的聯成一句話的。既然

我們說話是先有一句句的話，後有一個個的字（中國字是一個音一個字的），因此我們應該在話裏學字，應該一開頭就教一句句的話，不要光教一個個的字。一個字的意義和作用，只有在話裏才能夠確切表現出來。字在話裏是活的，離開了話就是死的了。所以學得了一個個的字，不見得就懂話，但是學得了話，一個個的字也自然學會了。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會懂得，為什麼有的人看書，一個個的字認得，但是不懂得意思；為什麼有的人學會了很多字，但是穿不成串，不會用。所以現在還很普遍的學單字的辦法，應該改用『寫話』學字才對。

二 寫話要寫土話

有各種各樣的話：土話、外路話、南腔北調的官話（或『國語』）、不文不白的白話、酸溜溜的文話、還有外國話。咱寫話要寫土話。

理由是：咱土生土長，從小學會了土話。聽的也是土話，說的也是土話，腦子裏也是用土話想的。這裏最要緊的是腦子裏想的話，因為耳朵裏不藏話，

耳朵聽的話，都進到腦子裏去。嘴裏也不藏話的，牙齒、舌頭、嘴唇裏面都沒有話，嘴裏說的話，是從腦子裏來的。腦子裏的思想，是用話想的。思想就是話。比方大家常說：『有話別擋在肚子裏（即腦子裏）』。或說：『俺肚子裏不知道有多少話要說。』話在腦子裏想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是沒聲的話；用嘴說了出來，就成爲有聲的話了。如果用手寫出來，就成爲看得見的話了。這裏我們知道，手裏也沒有話的。手是聽腦子的命令寫的。有時候，腦子命令嘴先把話說出，然後再命令手寫下來。那末，我們可以明白，腦子裏想的話，是基本的話。現在，腦子裏想的話，既是土話；那末，寫土話，話是現成的。如果寫外路話或官話、白話、文話，那就要先學會那些話，才能夠寫。但是學會一種話，多不容易！特別是咱們的兒童、工農、婦女大衆們，從不出外，只聽慣一種土話，說慣一種土話，要他們學不同音，不同調，不同字眼的話，那是非常困難的事。而且他們差不多都在本地生活、工作，只要會土話就是了。所以要大衆學寫話，一定要寫土話。

山東的土話，東北的土話，都是北方官話系統，幾乎都可以寫得出來。只

有極少數太土的字寫不出。這些字或用意義接近、聲音也差不多的字代替，或用同音字代替，或用較普通的字代替，好在這些字不多，事實上不會發生太大的困難的。

現在各解放區的大眾報、大眾讀物、大眾寫的稿子，可說都用土話了。土話也就是工農兵的話，也就是大眾話。由於知識分子也要為工農兵服務，學工農兵的話，由於工農兵大眾努力學習文化，他們當然也只能用自己的土話寫作，所以大眾話在解放區是大大的行開了。這就是『寫話教學』能在解放區提倡，並且必然會在解放區大大發展起來的根據。

三 寫話要用一般人自己的話

雖說大家說土話，但是因為年齡、性別、職業的不同，小孩子的話和大人不同，農民的話和買賣人不同，婦女的話又和男子不同。要盡量用一般學的人自己的話來教學，才能最適合他們的程度和心意，因此學起來也最快，並且最有用。

第三 寫話教學的效率

寫話教學，效率比識單字教學高。寫話教學並非反對識字，它不過把識字辦法改良一下，改爲在話裏學字。但是這樣一改，關係很大，就是把識單字的進步慢和不會用的兩大困難，相當的解決了。其理由如下：

一 學三樣與學一樣

孤單單學一個字，要學會三樣東西。例如學一個『叫』字，第一要讀得出『叫』字的聲音；第二要認得『叫』字的樣子，把它寫得下來；第三還要講得出是人叫什麼大號的『叫』，不是交朋友的『交』，也不是膠東的『膠』，也不是包餃子的『餃』。就是要會讀（音）、會寫（形）、會講（義）。但是用寫話的法子學一個字，只要學一樣就是了。譬如這裏有個王老五，他要學『俺叫王老五』這句話，假定其中『叫』字不知道，他就問人這個『叫』字怎樣寫

就是了。至於『叫』字的聲音，他自己已經說出來了，『叫』字的意思，他自己也當然明白了。

二 不會用與會用

很多人想，把字學得會讀、會寫、會講了，總一定會用了。其實不見得。因為一個字常有好幾種意思，你說會講，不見得種種意思都會講。其次，中國字的同音字太多了，要寫一句話，每個字都有許多同音字，你只學會許多單字的話，造句的時候，在你學過的一大堆單字中，依照字的意義，去調兵遣將的調字，真是困難極了。而且，有的字沒有意思好講，有的講意思也會弄錯的。譬如有一次，一個人問我鞠躬的『躬』字怎樣寫；我反問他該用什麼『躬』字；他想了想說：用恭敬的『恭』字吧？我問為什麼；他說：鞠躬是恭敬，所以用『恭』字。他的話未嘗沒有理由，但是他是錯了。又有一次，有一個人學過『招待所』、『可以』、『已經』等字之後，但是不知道『所以』要怎麼寫。我當時還覺有點奇怪，後來一想，為什麼『所以』的『所』，要用招待所